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目録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吳都文粹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吳都文粹九卷宋鄭虎臣編纂蘇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爲會稽尉宋德祐初自請監押賈似道殺之於木綿菴者即其人也是書於吳郡遺文綜輯頗富其中如李壽朋之劉補新軍汪應辰之申奏許浦水軍趙

肅之三十六浦利害郟亶之至和塘六得六失諸篇均有關兵農大計其他與地沿革亦多有因文以著者如書中龔頤正企賢堂記曰長洲為縣肇唐萬歲通天中而吴地記則云建自貞觀七年考唐地理志與頤正之記合可以證吴地記之訛又吴地記云常熟縣改自唐貞觀九年而書中范成大常熟縣題名記曰縣舊為毗陵至梁而改又可與吴地

記考異蓋是書雖稱文粹實與地志相表裏東南文獻多藉是以有徵與范成大吳郡志相輔而行亦如驂有靳矣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吳都文粹目錄　　總集類

卷一

卷二

劉禹錫

楊備

館娃宮　殷堯藩

李嘉祐

李紳

皮日休

陸龜蒙

勾踐進西施賦　徐寅

卷三

小隱堂　葉道卿

隱圃　蔣堂

溪館三詠

南湖二詠

中隱堂　白居易

樂圃堂　朱長文

三瑞堂　蘇軾

漫莊　章憲

呂本中

蘇庠

浮天閣三首　王銍

平遠堂三首　向子諲

草堂二首　沈與求

程子山三首

何倜五首

僧道本二首

李彌大

崦裏　皮日休

陸龜蒙

石版　皮日休

陸龜蒙

龜頭山神女歌　韋應物

訪踞湖山人仇君隱居　馬雲

芳桂塢

虎邱贈魚處士　趙嘏

虎邱寺西小溪閒泛　皮日休

陸龜蒙

許渾

酬陸四十虎邱對月　權德輿

題東虎邱六韻　白居易

夜遊西虎邱

虎邱寺路宴留別諸妓

遊虎邱因書錢塘舊遊

章子厚和前二韻

虎邱雜詠

蘇舜欽

楊備四首

孫覿二首

程俱二首

何麒

方惟深三首

上元　楊備

過白頭橋　梅摯

吳江橋　鄭獬

蔣堂

泛太湖書事寄元稹　白居易

泛太湖　皮日休

陸龜蒙

楊備

投龍潭　皮日休

陸龜蒙

胥口　皮日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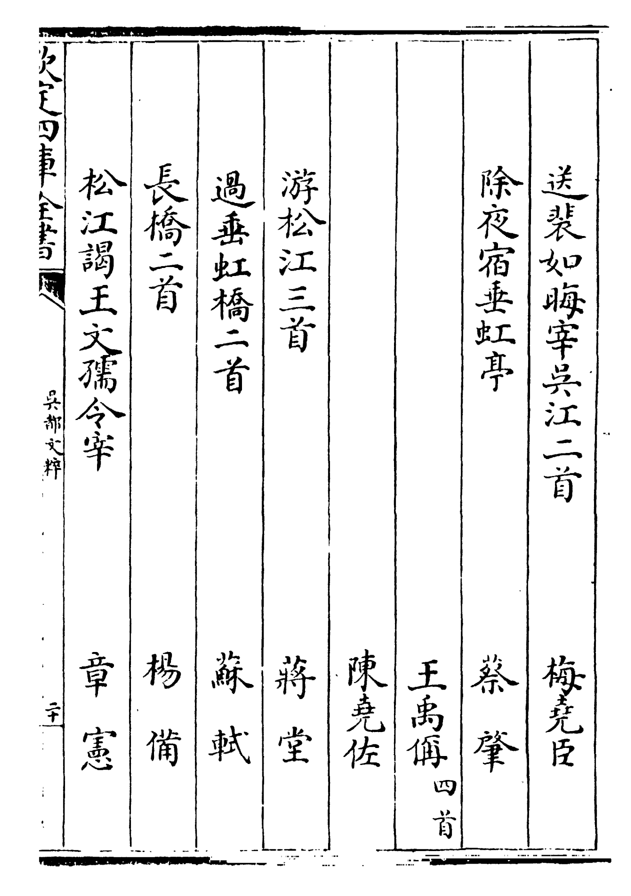
陸龜蒙

前松江賦　程俱

後松江賦

夜渡吳江懷古二首　宋之問

吳松江　劉長卿



送裴如晦宰吳江二首　梅堯臣

除夜宿垂虹亭　蔡肇

王禹偁四首

陳堯佐

游松江三首　蔣堂

過垂虹橋二首　蘇軾

長橋二首　楊備

松江謁王文孺令宰　章憲

五論

卷六

晚次神景宮　皮日休

陸龜蒙

三宿神景宮　皮日休

陸龜蒙

上真宮記　陳于

又詩　皮日休

陸龜蒙

登重玄寺閣　韋應物

卷八

趙　瑕

蘇舜欽

胡　宿

秀峯上方　李復圭

劉無降

胡　珵

聞訥老築堂曰五至　孫　覿

重過靈巖再賦

山居十詠　僧懷深

楓橋寺記　孫覿

題楓橋寺　張祐

楓橋夜泊　張繼

張師中

程師孟

重遊楓橋偶成

孫覿與温老四首

崔融

過蘇州　蘇舜欽

經闔閭城　杜牧

憶春草　劉禹錫

遊山　蘇舜欽

和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　蘇軾

彭山贈胥之　胡宿

過吳門　李紳

陸龜蒙

懷舊遊寄致仕了倩寺丞　王禹偁

贈劉暉求詩　蘇舜欽

除夜寄羅評事同年　王禹偁

寄蘇州知府蔣密學　胡宿

又寄子英學士

賀兄之翰寵換蘇郡　蔣之奇

和答　蔣之翰

疊障樓有懷吳門　朱長文

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獨孤及

送許少府之任序　歐陽詹

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序　權德輿

贈別　劉禹錫

代諸妓贈送周判官　白居易

和崔諫議歸以六韻賜示因佇酬獻

送元晝上人歸蘇州　李頎

送顧朝暘還吳

送僧歸洞庭　顧非熊

送客還吳　殷堯藩

送劉山人歸洞庭　李頻

即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凡

寒食日送人歸覲

送羅著作兩浙按獄

送葉善卷致仕歸吳　程俱

吳門送客　許渾

送裴二知蘇州　劉攽

送錢齊玥倅蘇州　蔡肇

憶舊遊　白居易

又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

湖蘇杭三郡

夢作　楊備

吳都文粹卷一

宋 鄭虎臣 編

吳郡志序

趙汝談

初石湖范公為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辯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宫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闔閭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為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偉井賦蕃溢談者至與

杭等盖盛矣而舊圖經蕪漫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畧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掎阸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

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脫謬書用大脩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恩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輩者云也昔入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

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正滕宬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蔿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公墓乎載所為書篇目可攷予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

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晢末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澌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吴未朞百墜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序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伸後覬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也

十老序 舊闕今補

米芾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静鎮吴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虚迺闢郡齋會九俊老惟内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勲書册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孤暎清標邁遠鬱建公利煥於汗青大中大夫濮陽公冲襟奥澈淑質端靖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請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虚曠内德淳耀彧中臺耆彦本集作碩望彧四方膚使出處有優裕

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
素行潔修里閈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傾碩德天錫
難老貌若遼鶴言為龜鑑于是羽觴屢酬雅章遞作敘懷
感遇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㣲薰如太和夫學本美
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
經緯而不苟干得進退從容千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
芾倦游四海多出與賓僚刻繪既傳屬為序引嗚呼樂
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芾何堪忝于承命謹序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遊各飲酒賦詩時米芾禮部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為作敘敘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

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閭丘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袋章岵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徐思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静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清河郡開國侯張鋭樞言年七十十人合七百四十六

歲十老各有詩米芾序之

慶歷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参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為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賛之晏詩首句云買得梧宫數畝秋便追黄綺作朋儔杜卒章曰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才五人耳

吴城　　杜牧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吴王宫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住能歌姹女逐誰回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按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烟幾千百年云自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壚縈其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億恨況復荆棘蕭森叢羅網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藁唯聞秋蟬冬蝶水魅晨定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閶門

張繼

畊夫古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

清明幾處有新烟

前題　韋應物

獨鳥下高樹遥知吳苑園凄凉千古事日暮倚閶門

前題　白居易

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强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前題　　　　蘇舜欽

年華冉冉催人去雲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

按文選注引吳地記閶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閶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廢南史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訛

胥門　　　　皮日休

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烟漠漠荇花平醉來欲把田田葉盡裹當時醒酒鯖

前題　　陸龜蒙

細槳輕樺下白蘋故城花謝緑陰新豈無今日逃名士試問南塘着屧人

按吳地記云伍子胥宅在其旁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其上

學校記

朱長文

兩儀定位學校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羣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閒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以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為之德孝友睦婣任

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藝此周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於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咸入於善置兎而不忘敬敦葦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于心姦宄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効也王道衰

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因馘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説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淪而不用習大亂迄於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蠭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於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廼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宮於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内

盛三雍之儀不及於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古典六學寖明是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交起於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制科以出神宋受命過亂興治乘輿嘗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士聞風以起有若

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於吳又創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歷之盛文正公叅預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名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令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執耒垂

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褎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古未有盛於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曬迴割其巽隅以

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三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遝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達由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而居不加闢也長文適忝命掌學周視黌舍傾陊褊迫寒薄暑煍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諗於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

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過鄉上冢乃以學舍之徼白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跡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人不葺而齋室不芘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令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各以度牒千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户部劉公瑾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至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之裁築填圩立基如請之數益以闕賦之材助

以亡命之卒欽宗廟諱舊瓴新𦂳工逾萬朞歲而告成不以一分取於民公堂寧宗御名如也廊廡翼其如也齋室凡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為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庖廚湢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人而隱没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已壞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

所命也夫儒者早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餱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吳為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蹦科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於朝廷則謀王休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恵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

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謂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于教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于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朞月吏民感其德而安其政寘坐郡閤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於後世云

詩曰

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兹惟教之績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右儒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烝然髦士將圯其隘士罔能止翼其翼廣史繼述其先建言於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闢羣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孰居是堂勿尸厥職亶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忌

道德淵源詞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滁而流坤匯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賛丕平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過家又請於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㬇繪兩廡像敎講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丘崇造直廬淳熈二年韓彥古敎采芹仰高二亭十

六年趙彥𢹂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

重修大成殿記　　　　鄭仲熊

郡邑置夫子廟於學以歲時釋奠盖自唐貞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規模尤大更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宫于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禮於齋廬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

明年實紹興十有一禩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而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爲不肖俾再守茲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卑陋乃爾其何以揭虔妥靈汝嘉不敢避其責曩常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尚安得以罷輭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君落之於是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材千枚取羸資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月訖工民不與知像設

禮器百用具修至於堂室廊序門牖垣墻皆一新之

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搆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本學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搆層屋起夏六月乙

酉至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衡楶梲圬墁陶甓稱是祈于久故爽而不庳酌于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黄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順觧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

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名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敺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於外絃誦之聲格於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

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從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台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説云布在方冊人存政舉凡百君子由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彞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刋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而此閣成於當嚴郎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于伯玉伯玉令

衆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

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

御書閣記　洪邁

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旣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

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殊

泊乎無一嗜玩唯翰墨梱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顓心不

舍食息淵妙沉著顧韋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威定覇

高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麽不足言羲獻諸庾固

已望洋歛避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輿臺命也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幾書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册官摹刻編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內盖郡載其書昔人謂萬世之下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為旦暮之遇況予親見帝王以為之師恩斯勤斯士宜如何報也妥奉當在頖宮蘇為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瞕始

改建學室宇宏偹夸雄他邦閣獨未克立而度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寡瓜華鄰火之敬弗荅弗涓揆於祗瞻殊甚不稱寥寥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數留意然畫不堅定會其凢輙中止更數十政訖莫之能為淳熙十四年秘閣修撰趙彦操至平易中和敏絜莅業用善政得民蘇比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北問途者銜舟接軸宂叢厥身居東道主茀知承迎過客趣了儜傳為先務樸遬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

尚安以教化勸功為哉彥操纔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廓廓如仙晨道院於是以一閣之任自予即舊址度為三楹兩翼三其檐為高六十尺為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瓦石以碩市工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飡錢二十之一毫氂之須於我何取慮卜於素五縣乃不知去年秋七月壬戌命日令年春二月丁夘成一區之宮若飛從天外行人駭觀凝立如植彥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

識本末臣恭維西箱清穆敞閒之處至尊壽皇聖帝奉
先追孝方勒崇煥章建官列職燕適宸奎之昭回上模
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尺寸彦操羽儀宗支嘗典正
京邑忝侍從茲息偃輔藩首能擴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僉謂當刊表樂石以誌不朽
其詞曰
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為畿輔氣壓百州沉沉學宫鼎
以傑閣爛其天光照我海嶽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

百卷方國是儲岧嶢干雲翬若有造誰其尸之臣曰彥
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左趨惟爾有神
實主張是時節來朝敬千萬祺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秘閣修撰趙彥操即六經
閣舊址為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
是累政欲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為郡庠壯觀焉

重修吳學記　　吳潛

潛同里汪君泰亨教授吳學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

條具始末聞於守相聞於部刺史轉聞於相國迄歸田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顧瞻學宫日頽月圮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栻郡守李公壽朋皆相賍繼金粟財益衍用不匱仆興僵立朽革腐新悉就修理舊為屋七百五十楹一一皆新美矣若耆宿若宗胄若業武游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癬未

倫乃别敞一齋曰小學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粤己丑秋七月訖功於是吳學益奐然東南矣夫物囿於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况小乎故新而久必敝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學基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

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哲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末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為師文章論説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辨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令郡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

庶幾潛言抑有造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

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舘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學記

陳耆卿作復田記并附於後

吳學復田記

陳耆卿

按吳郡圖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宫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

蓋公斥勝地為宫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炯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逺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畞而祖之入者僅千畞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撼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

深直其事遂得直盡歸其冐没六百二十畒又歸其開羨四百餘畮士類起舞矣廼並祠三公於學而請記於予予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官不待興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盖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乃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

公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墜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没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蓋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遡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已已

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煇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三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鏇薦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

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未備大歷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於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宗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室於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馬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贊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始於鄉黨洽於

四境父督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僉曰公之設教嚮其本不墜其末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荆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大歷九年月日梁肅記

吳郡自古為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絀興間

程沂為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記或謂九成記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王禹偁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皇五帝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

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溢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漑乎朝夕之潮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

長得无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歴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儕類驚其久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兹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叙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朞月而治以為人者教之本

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爲榛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從羣吏弗違乃庀工徒乃度材用一畝之宫圖蔓以出之數仭之墻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倫麗以丹漆飾以圬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衮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倫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粤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

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具罍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爼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聞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山海隅也舊染泊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偁辛忝德鄰熟聞異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雖言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

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

崑山縣重修學記　張九成

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為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於社

壇之西闢其門墻廣袤十餘丈又以東偶建學外門周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於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顧以其所聞者明告於我我將有以志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

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為學者當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師當學孔子之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絺章繢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

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丹陽公祠堂記　朱熹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

見而公為此縣之人益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而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綴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

入焉者深若夫勾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泰伯采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

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絶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

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嘗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肦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具官封

賜朱熹記

吳都文粹卷一